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劉公案－滿漢門 第七回 訪實情計誣閻丁 劉同成華鳳搭救

讀四書身明大義，多擇善一物先知。古聖賢明德為首，乾坤世在他心裡。
物格處無有不到，修儒門果然才奇。
得一善拳拳致寶，博無動自然工期。

話說老相爺劉同勛改扮乞丐模樣，暗離公館，撲奔良鄉縣城。半路途中路過劉家墳塋。此墳塋有六根石礎，豎立在四面。

石礎上鑿著「寶善堂劉氏先塋」。劉相爺心中暗想：「大約被害的死屍在此地內。」相爺走近前，抬頭望墳塋內一看，果然不差，有一死屍橫躺墳地內。來至近前仔細觀看，屍身胸口紮著一把鋼刀，「突突」亂搖，屍腹中生了蛆，不是新死。見旁邊放著一本帳，拾起帳一看，帳皮寫著：「隆成號記開設良鄉縣北門內」。看罷腹內忖度：「此中屈情，本閣明白八九。」立刻出了劉家塋地，逕奔良鄉縣北門而來。

不多時來到良鄉北門，留神望東西鋪面觀看，只見路西有兩間門面布店，甚是火爆。門檻上有一橫匾，上寫「隆成號」

三個大字。相爺登台階說：「掌櫃的，幫我幾錢路費罷。錢我不白要，我給你送一個信。」布鋪掌櫃的徐萬成便問道：「你這花子送什麼信？」相爺說：「你鋪中走外帳的出去幾天了？」

姓甚名誰？」徐萬成說：「討外帳的名劉喜，出去有三四天了。」

你問他作甚？」相爺說：「我問他無別事，只因我討飯路過劉家墳塋，地內躺著一個被害的死屍，旁邊放著一本帳，有這鋪中字號。」言罷將帳遞過去。徐萬成見帳一怔，遣人去瞅，給相爺一百錢，相爺徜徉而去。徐萬成打點報官告狀，這且不提。

話言相爺順著大街往前正走，猛抬頭見路旁邊有一小攤，擺著些破爛的東西。有一錢搭掛在牆上，錢搭上寫著「隆成號記」四個字。相爺走近前問道：「掌櫃的貴姓？這錢搭是自己用的？還是賣的？」這人說：「我名王三，這錢搭是賣的。」相爺問：「可要多少錢呢？」王三說：「咱都是苦朋友，我也不多要，給五百錢罷。」相爺說：「不多，我就給你五百錢。」將錢給清，相爺復又問道：「這錢搭是你自己的？還是買別人的？」

王三說：「我是買閻丁的。」相爺又問：「他住在哪裡？素日作何生意？」王三說：「他家住東門外，時常指著要錢鬧鬼吃飯，終日不離窮漢市。」相爺點點頭，手提錢搭，逕奔窮漢市而來。

來到窮漢市，舉目抬頭往前觀看，只見那旁有兩棚寶局，一棚般局，喝五吆六。忽見從般局躡出二人，這一個說：「把我張四爺怎樣？」那一個說：「把我王二祖宗怎麼樣？」又從棚內闖出一人，滿面兇惡，手提鋼刀一把，自稱閻四太爺：「你若不還錢，我非追了小子你的性命不可。」相爺聞言，見那旁有一老者，相爺上前動問：「這動刀的是誰？」老者見問，說道：「你連他也不認的。誰人不知他叫閻丁。」相爺說：「動問了！」轉身來至人叢說：「眾位朋友，為何吵鬧？是誰輸了？」

眾窮漢說了一遍。相爺說：「原是我王二兄弟欠閻四爺的錢。」帶笑說：「閻四爺，你也不必動氣。咱是多年交好，我這幾年在北京混，總未上良鄉來，大約不認得我了？別看我窮，弔二八百錢向老哥哥提，我不含混。可得隨老哥哥跑跑腿，跟我拿去。」

我替王二弟發了罷，一則我念仁兄仁弟的義氣，二則與你二位解圍。」閻丁問道：「老哥哥，你貴姓何名？」相爺說：「我姓名名方。」閻丁又問道：「當真你替還這七百多錢？難道說你有這番好意，我就不能跑跑腿了嗎？勿論多遠，我跟你拿錢去罷。」

相爺說：「跟我走！」

閻丁隨著相爺出了城，走了多半天，來到公館門首。相爺瞧見王良、王義在店門伺候，便向王良、王義一遞眼色，王良、王義心中會意，趕上前把閻丁揪住，按倒在地，將閻丁綁了。

閻丁說：「因何綁我？」王良說：「我不知。你向相爺案下分辯去！」這時候相爺進公館，換了官服，在上房落座，一聲吩咐：「將兇犯閻丁帶上來！」王良、王義不敢怠慢，把閻丁帶至上房公案前，雙膝跪倒。閻丁口稱冤枉。相爺聞言，微微冷笑說：「兇惡的閻丁，抬起頭來，認認我是誰？你在劉家墳塋圖財害命，你把隆成布店錢搭子賣在小攤。你從實招來，免得皮肉受苦。講來！」閻丁聞言，只嚇得面目更色，渾身亂抖，磕頭如雞啄碎米一般，口稱：「大人在上，小人不敢作犯法之事。求大人格外施恩，釋放小人。」相爺大怒，把驚堂木一拍，說：「好奴才！諒你不能招認。給我答責一千！」兩旁青衣答應一聲，把閻丁扯出房外，按上墩，打得鮮血崩流。閻丁抗刑不過，喊道：「有招！」這才招出謀財害命，畫供。

忽聽店外喊冤，王良將喊冤的帶進店來，跪在公案前。這喊冤的正是徐萬成，同著苦主到縣喊冤。知縣未在衙署，訪問明白，在公館伺候大人，這才來在公館喊冤。閒言少敘。一人說：「小人名劉善，我兒劉喜在隆成號跑賬，今年二十六歲。

不知被何人殺死，求大人作主，拿兇手報仇！」一人說：「小人徐萬成，開隆成布店。我的伙友被人在劉家墳塋圖財害命，求大人拿人。」相爺說：「你二人來得正好，本閣將兇手現已拿來，給你報仇抵命。」立刻吩咐劊子手：「把閻丁推出公館開刀問斬，將首級掛在犯事地方示眾！」劊子手哪敢怠慢，把閻丁梟首。相爺堂諭徐萬成：「這也是你開鋪之家的不幸，你備辦木棺，將劉喜的屍身殮埋。本閣再派你白銀一百兩，當堂交與劉善，為養老度日之資，具結完案。」

徐萬成遵諭辦理完案，相爺吩咐帶羅會通。只見羅會通跪倒說：「小人給大人叩頭。」相爺說：「正凶現已拿獲正法，你的官司已完。你擔驚不小，本閣賞你白銀十兩，拿回家去安分務本，度日去罷！」羅會通領賞，叩頭謝恩說：「小人有冤枉，求大人給小人作主！」相爺問道：「羅會通，你的冤枉本閣給你辨明，怎麼你又有冤枉？」羅會通跪爬半步，口尊：「大人！」

我的妻被李姓唐、李紅搶去成親，我妻罵賊不允，把我妻扔在澆花井內。小人在縣控告，知縣將我逐出衙署。小人上北京控告，又被夜閣老責打一頓。小人加氣傷寒，病了一月。當時病好回家，就遇見差人把我拿住，誣我行兇殺人。蒙恩辨明冤枉。小人的大仇未報，叩求大人作主！」相爺聞言說道：「羅會通，隨本閣進京自有人給你報仇。」一聲吩咐：「王良、王義、邵青、邵紅外面調轎，押解郭知縣一同回京。」四人答應下來，不敢怠慢，令人調轎。相爺升轎，押解郭知縣回京。按下不提。

且言有一飛賊姓華名鳳，是山西人氏，綽號人稱追風燕子。

能夜行千里，飛簷走壁，夜入萬戶，偷富濟貧，替天行道，專打人間不平之事，週遊天下。這日來到北京，訪問賊官污吏、霸道強人。風聞夜閣老貪賊受賄，當朝橫行，心中忿恨：「莫若盜取他的金銀財帛，濟貧周苦，有何不可？」想到這裡，來至夜閣老的府門外，周圍走了一遍，驗明道路。來至酒樓，用完酒飯，下了酒樓。在僻靜無人之處，候至更深夜靜，脫去長衫，換上夜行衣靠，將折鐵鋼刀圍在腰間，邁開大步。霎時來在夜閣老府的牆外，墊步擰身，「嗖」的一聲，躡在大牆之上。

望下聽了一聽，並無響動，躡房越脊，來至廳房，伏在瓦櫳之上。在房簷上用劍掛金鉤架式，望下聽聽，只見廳內燈光未熄。

正然瞧看，只見從甬路上來了二人，一人打鑼，一人擊梆。原是兩個巡更下夜的人，往後面而去。華鳳一縱身形，落在平地，躡足潛蹤，來在更夫背後。抽出鋼刀，只聽「喀嚓、喀嚓、撲咚、撲咚」，將兩個更夫殺死，躺在塵埃。華鳳將梆子插在腰間，將刀圍在腰間，左手提鑼，右手拿起木槌，擊梆敲鑼，在那前前後後院中尋找庫房。猛然聽見悲歎之聲，順著聲音來至馬棚之外，聽了聽，原是在此受罪之人。上前問道：「你是何人？在此遭綁受罪？」劉同成說：「我名劉同成，劉同勛是我家兄，在朝現為宰相。」就將始末緣由說了一遍。華鳳聞言，上前將劉同成放下弔，挑去繩，把劉同成背負起來，用繩把劉同成拴在身上，躡足潛蹤，來至牆下，將兩腿一岔，膀子一晃，玩了個燕子鑽天的故事，「嗖」的一聲，躡在大牆之上。歇了一歇，又將膀子一搖，「嗖」的一聲，躡在牆外，落在平川之地。把繩解去，將劉同成放起。劉同成說：「請問救命恩人貴姓高名？我劉同成異日好答報救命之恩。」華鳳口稱：「劉二爺，我不說量你也不知。我名華鳳，前年被案，多感老大人愛我是好漢，將罪名減輕，救我一命。」

此恩至今未報。你看東方發亮，再遲一刻走之不便。咱二人是將軍不下馬，各自奔前程罷。」

言畢，轉身之際，蹤影不見。劉同成一怔，暗暗稱奇。堪堪天光大亮，又在各街訪尋金姐、鳳英一回，並無下落，心想：「不免先到東閣府見我三姪劉墉，再作道理。」此話不表。

且言張成、劉安將金姐、鳳英送在東閣府內而去，這且言講不著。再表劉墉誑夜閣老上東閣府，兩乘大轎，人馬跟隨，霎時來至府門落轎。摘去扶手，下轎入府。進了大廳，分賓主坐下。茶罷擱盞，劉墉眼望夜裡紅說道：「大人少坐片時，我暫告便。」言罷出了大廳，竟入內宅。未知有何心意，且看下回分解。